

拾舞—原舞·十五

2006 原舞者十五週年紀念演出

【演出簡介】

15 年來原舞者藉由深入部落，有計畫的採集學習而後搬上劇場舞台，在國內外展演與推廣，累積了豐碩的原住民文化資產。歷經墾拓、撒播、收穫、自信、飄逝、回歸、編織的洗煉，以行囊滿載，愉悅的收穫心情，來走向原鄉，親近部落。

年輪是時間的累積，是歲月的痕跡，記錄著原舞者歷年來的點點滴滴，心情寫照。

布匹是 12 個族群的意象，象徵歷經的路程，也代表回家的路。

編織是錯綜交織的原住民變遷史與哀愁，也刻劃出編織美麗的回鄉願景。

透過歷年演出的精華片斷，如北鄒特富野、阿美宜灣、卑南南王、布農明德、南鄒 Hlaa'rua、阿美港口的樂舞聯結串連一部原舞者的拾舞歷程，是舞，是戲，是成長。從萌芽到茁壯，15 年的收穫時刻已然來臨，讓我們以小米酒歡欣祝禱。

【演出節目】

上半場

序

∞無限（大寬遠廣）原住民事務錯綜複雜，千頭萬緒。而傳承工作確是唯一永恆持續不斷的事務。以卑南族「懷念年祭」歌來引導回家的路。我有工作在外地，我不能常常回家，沒有忘記傳統習俗，給我戴花，我的母親，我去跳舞在集會所。

墾拓

1991 年七月「山水篇」環島巡迴全省演出 18 場。第一支舞碼呈現的即為北鄒特富野社的 mayasvi 祭典，此為原舞者的招牌歌舞之一。初期巡演中獲得好評，輔以創始團員及第一代學生團員影像道出篳路藍縷之心酸。

撒播

「年的跨越」舞碼堪稱原舞者在 1991~1997 的經典作品，在全省文化中心、校園、林場、遊樂區、地方社區展演巡迴數百場，撒播原住民歌舞的正確訊息，也培育多所大專院校學生社團練就「年的跨越」的舞碼，並以跨越太平洋到西方國家的國際交流影像輔佐。

收穫

原舞者持續到各部落親自參與祭典並採集、學習，田野採集即為原舞者主要工作之一。部落長者的

教導，親授完為原舞者登上舞台的最大收穫與成就。「從部落到劇場」為原舞者實踐田野成果的最佳場域。卑南族歌謠上主垂憐與美麗的稻穗，即為以收穫的心情〈豐碩的稻穗、鳳梨豐收、造林有成〉告知天主以及遠在金門當兵的家鄉子弟，慰勞之意。

自信

透過多次的歌舞展演，自信能充分掌握部落精髓與歌舞的意涵，用布農族 malastapang 誇功宴來展現自信與自我。

中場休息

下半場

穹音

卑南族婦女吟唱，旋律悠遠清亮，最能展現婦女的優美歌喉。原舞者的創始團員歷經一年的學習訓練，透過卑南南王部落曾修花、曾秀梅母女的教導，已成為原舞者女團員表現最佳歌喉的代表作之一。

飄逝

原住民社會的變遷與大環境的改變，台灣一直處在紛擾的政局中，族人與部落間產生很大的距離感，原舞者舞團也在表演藝術界中浮浮沉沉。族人的危機意識漸弱，猶如北斗七星的故事般，飄到天空中變浮萍，失了根。

回歸

希望乍現，原舞者累積了豐富的歌舞資源，透過鄉村部落可以將資源整合運用，實踐回歸族群的願望。港口已故許金木頭目曾有以下的名言：「孩子，回來吧！眼前的蘆葦已經遮蔽了海洋。再也看不到太陽的第一道光芒。我駝背的速度愈來愈快，再也看不到小孩在這裡玩耍，雜草已經遮蓋掉你回家的路。孩子，回來吧！」

編織

12 條布匹象徵原住民 12 族群，共同合力編織，回歸部落的美麗願景。引用雙峰教會牧師金國寶的創作曲「回家吧」以愉快輕鬆美麗的收穫心情編織回家的路。

【節目說明】

鄒族特富野部落

鄒族為父系社會，採從父居及嫁娶制，傳統的經濟活動行山田燒墾。小米是重要的作物，從播種到收穫皆有儀式，尤以小米收穫祭(homeyaya)最受重視，各家族向小米神獻祭。

鄒族於每年小米收穫祭後，在有男子聚會所(kuba)的大社，舉行盛大的(mayasvi)祭儀，特富野(tufuya)和達邦(tapang)是鄒族目前尚存的大社，為 mayasvi 祭儀的中心。mayasvi 包含迎送戰神祭儀、道路祭、男童初登會所及成年禮等連串儀式。歌曲和舞步充滿了敬神如神在的凝斂和虔

誠風格。從音樂方面觀察，鄒族的歌謠分為單音性歌謠與和音唱法。單音性歌謠又可分為獨唱與合唱。歌謠當中有許多的歌詞屬於古代語言，且包含隱喻，現代已不易考究其語意。很幸運的，這些歌曲還相當完整地保存下來。

— 鄒族特富野部落 eyao / 送神曲

mayasvi 是部落重要的神聖祭儀，在求部落團結，災疫驅除、行路安順安魂，以激勵青年與增強部落整體生命力，以庫巴(kuba)為中心，受祭的天神與軍神在聽到祭眾的呼求(paebai)與迎神曲後，經由已經砍除樹枝的赤榕樹進入會所，停駐敵首籠。俟祭祀完成眾人吟唱送神曲後，返回天界。

— 鄒族（特富野部落）homeyaya / 小米收穫祭

homeyaya 時原來有歌曲，內容是迎接粟女神（Ba' e-Ton' u）來到各家族的祭粟倉，目前已無人能唱。這首曲子是族人新創作的歌曲，並流傳在部落中，但並非作為收成祭時唱的祭歌，內容僅歌頌收成祭儀式淵源流傳，族人不要忘記。

阿美族宜灣部落

阿美族是台灣原住民族人口最多的一族，主要分布在台灣東部的花東縱谷及海岸山脈以東太平洋沿岸的平地。依地理位置阿美族由北到南大約可分為五個地域群：南勢阿美、秀姑巒阿美、海岸阿美、卑南阿美、恆春阿美。宜灣村屬於海岸阿美。

阿美族社會以具濃厚母系色彩的親屬組織和男性年齡階級組織著稱。在傳統從妻居、從母居的制度支持下，女性在親屬組織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但部落性的活動大多由男人負責。男子參與部落性事務係透過男子年齡階級組織的運作。

阿美族年祭(ilisin)似過年，是部落性的活動，其意義為年度結束時向神靈和祖先獻祭感謝庇佑，並祈求豐收和幸福。ilisin 時所跳的 marikuda 舞原始意義與農作有關，族人相信歌舞愈熱烈盛大，農作物的收成會愈好，來年會愈順遂。年祭歌謠有領唱者與應答群眾，歌詞多為虛字，偶爾加入自編的簡短詞句。歌必有舞，舞步變化大。

— 宴靈歌舞 pakomodan

宴靈祭(pakomodan)延續五日，婦女與小孩皆可加入，女子多插入男友或丈夫的右手邊。宴靈祭是全聚落與神靈共歡的時刻，歌舞氣氛熱烈。

卑南族民歌作家 Baliwakes（陸森寶）先生創作歌謠

1909 年（民國前二年）生於台東卑南南王村，1988 年去世，享年 79 歲。日據時期他先在卑南公學校唸四年小學，再進入台東公學校唸五、六年級和高等科兩年，十五歲左右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台南師範，當時全校只有他一人是原住民學生，台南師範畢業，任教於台東新港公學校。日據末期曾擔任加路蘭國小校長，1947 轉入台東農校（台東農工）擔任音樂和體育老師，楊傳廣是他調教的學生。陸森寶在台東農校任教以後，一直參與南王村的活動，村中發生的一些事件不斷觸發他創作詞曲，從 1940 年代末期到他 1988 年去世前，一共創作了一般性民歌二、三十首，都是用卑南族語言唱出，這些歌曲雖然創作時與特殊的人物、事件相結合，但是後來都更普遍性地用於類似的情境，

例如：惜別、祝賀等場所。他同時把傳統的詩歌要素融入創作詞曲中，是從傳統走出又融入傳統的民歌作家，「原舞者」將演出陸森寶先生的兩首民歌。

—demawai kalamano mi / 上主垂憐

1963 年陸森寶先生為卑南天主教會創作「上主垂憐」，在彌撒快開始時吟唱，歌詞是由天主教拉丁文聖詩翻譯的。同時期也創作了「天主羔羊」等聖歌。

—bulai naniyam kalalumayan / 美麗的稻穗

1958 年，八二三砲戰爆發，戰況激烈。南王村民關懷在前縣作戰的家鄉子弟，但無法親自赴前線慰問；在前線兵役中的青年，也無法回鄉探親。陸森寶作成這首歌讓村裏的人唱，以達成慰勞前線士兵意願。

布農族傳統歌謠

布農族音樂的旋律音組織，雖然只在 do、mi、sol、do 四音的泛音列排列組合之間，但是歌者聲部與聲部之間的潛在律動默契，以及布農母語的妥善運用等等，都是布農歌樂最難拿捏之處。布農族的音樂最美的地方就在於和聲之美，布農的歌是絕對的與人、自然和超自然共構的共同關係。

—manvai cici / 背負重物歌

（無歌詞）背負獵物或作物途中，以歌聲唱出豐收喜樂的心情，婦女聽到遠方傳來的音，會上山去迎接幫忙，背獵獲物，並且一起唱歌返家。

—pislahi / 祭槍歌

祭槍是布農族從事狩獵活動的主要祭儀，是獵人在狩獵出發之前，以虔誠的心情，點名使喚在深山叢林內的獵物精靈，如：大熊、水鹿、山豬、山羌……等動物種名，能順應獵人的心境，投向槍下這個祭祀，布農族人稱 pislahi。

—tuzatu manaskal / 快樂歌

真的非常快樂，現在真正非常的快樂，真正的現在非常的快樂。布農族人一年到頭的生活作息，都圍繞在小米的生長時節裡，少有休閒娛樂，所以，一旦慶典來臨，族人聚集在一起，除了滿心的快樂與滿足之外還是快樂，歌詞內容盡是快樂、快樂，反覆的快樂，布農生活心情寫照可見一斑。

—malastapang / 誇功宴

每次出草作戰或打獵歸來後，由長者（或隊長）集合族人舉行慶功宴，由於這是一種獵人們報告戰功宴會，族人又稱之為誇功宴（malastapang）。參與該次行動（出草出獵）的男子們蹲下圍成一個圓圈，中間則放置出草獵獲敵首級及初釀好的米酒，圈外則圍著所有社中的男女族人。誇功宴由長者手持酒瓢依序倒酒並詢問在場的獵人勇士，每報告一句，眾人又重覆一次；邊喝酒，邊報告英勇事蹟，以表示自己出眾的能力與勇氣，四周族人則同聲應和以為鼓舞。

mugamut 婦女節慶日 əmayaayam 吟唱古調

卑南族婦女負責田間工作。以往小米播種一段時日後婦女結伴輪流到各家的田地除草。在田邊休息時由年長者帶唱 əmayaayam，歌詞可以視當日工作情況編作。

南鄒沙阿魯阿族群 miatungusu / 貝神祭

被稱作南鄒的沙阿魯阿居住在高雄縣桃源鄉桃源村和高中村，即荖濃溪兩岸，人口只有兩百餘。他們傳統的貝神祭 (miatungusu) 是在稻米收穫後二或三年舉行一次的大祭，祭期連續數天，是沙族最獨特的宗教儀式。

據傳，沙阿魯阿族在遷來現居地之前，曾居住在東方的 hlahlunga，與矮人 kaburua 共處融洽。沙族人離開該地時，矮人贈送聖貝及祭典給沙阿魯阿，遷地定居後，沙阿魯阿依照矮人的叮嚀，每年舉行盛大的貝神祭典，以求平安、豐收、豐獵及族群興旺。部落裡流傳著一個動人的神話傳說：「有六個獵人和一隻狗因為追趕獵物，沒能及時趕回來參加貝神祭 (miatungusu)，誤場的他們，就只能在祭場上飛來盪去，遠遠地看著祭典的進行，沒法子下來參加。最後祭典結束，他們飄到天上，變成了北斗七星----」。

—ruapuhlu takiiarü / 邀請貝神

主祭領唱 takiiarü hlasüngü 一面把前日曬乾的食糜與酒渣放入竹筒製的酒造槽裡混攪，再從甕裡請出貝神，浸入酒渣裡浸泡，等貝神變紅表示已醉，這時趕緊把貝神取出放進清水洗淨後，取出並擦乾，才可以逗他們玩，此時不斷唱著 takiiarü hlasüngü。主祭把貝神放入布巾裡，拿在手上和一位公主，帶到祭場中間，準備把貝神拋向空中，讓男士們去爭搶，搶到的男士們儘快交回主祭並報出捉到幾個，主祭回應並祝福每位男士們，由於貝神有十二位，個個都有神福自稱，所以任何男士們捉到哪一位貝神那一年就得那一位神的祝福。接著主祭把十二位貝神包於布巾中，並放回甕裡再用布封好，男士輪舞之前，公主分藤圈於每一位男士，且不斷的唱 takiiarü hlasüngü 開始輪舞跳躍，此儀式表示要團結。

—miatungusu / 跳舞

這首祭歌分為許多小節：

- (1) 祭典中大家一起跳舞，一拉手就永不停止
- (2) 之前很辛勤地釀很多酒，雖然釀了很久，仍來不及給人喝
- (3) 再跳最後一次舞，我們沙阿魯阿的祭典就要結束了

Am 歌謠 (部落即景)

部落族人於閒暇時常聚集聯誼，年輕人則以吉他彈唱方式 Am 唱不停，如白米酒 (國語)、但是又何奈 (排灣語)、相思病 (國語)、背書包的老人 (阿美語)、酒歌 (鄒語)、我們都是一家人 (卑南語) 等等耳熟能詳的各族群歌謠。

阿美族港口部落生命之歌

改編自部落的始祖傳說，陳精志 (Paton) 先生撰詞，敘述祖先們乘坐木白漂流過海在秀姑巒溪的出海口 cepo' 登陸上岸，篳路藍縷，架構聚落組織與行為規範，逐漸形成 cepo' 部落。

一. 飄蕩在大海中的木白，找不到可以停靠的海岸，一波波的海浪拍打在驚恐的夜裡，心裡慌亂又

絕望，何處才是停靠的海岸。

二. 凝神遠眺，高山就在不遠處，努力划向目標，在秀姑巒溪畔的 cepo' 登陸上岸，逐漸形成聚落，它是孕育 pangcah 的母親。

三. 依靠著大海與溪流延續了生命的脈動，祖先架構了聚落組織與行為規範，從過去一直傳承到現在。

阿美族港口部落 misa cepo' / 海祭

傳說中，阿美族原居住於南洋某地，因為觸犯了造物神，受造物神懲戒以洪水毀滅之。只有一對兄妹在海神的保護下安然漂流到台灣島，而能在此繁衍後代。兩位漂流過海的阿美族祖先們，為了感念海神的眷顧，便在每一年登陸的日子裡，向海神祭祀。

另一方面，部落 cepo' 臨海而居，部落族人靠大海維生。海祭活動的目的，是祈願並祝福出海捕魚的部落居民能滿載漁獲，且平安的歸來，這不僅是展現阿美族靠山靠海的生活信仰文化，也是體驗生命共同體的共合、共生。並在揚帆出海前，所有的青年們請到聚會所來，族裡的長者，及有經驗者將會指導如何網魚，以及傳授在大海中捕魚的技術。

海祭的參與者均為年齡階級組織中的各組成員，包含老、中、青，嚴禁女性族人接近或參與，並在海祭的前一天開始下海捕魚，除供作祭拜海神的祭品之外，亦分享族人共食。

阿美族港口部落 ilisin / 年祭

港口部落(makotaay)的傳統年祭尚保留一些古老的型態，在每年夏季七月中下旬農作收成後舉行。傳統年祭的宗教本質受西洋宗教的影響，因此年祭活動的前一天特別引用宗教彌撒的儀式，取代了傳統，但族人對年祭的傳統觀念未變，認為年祭是水稻收割之後必須舉行的祭儀活動，是向祖先神靈 malatao 感恩以及驅邪除疫的儀式。

由男子年齡階級組織舉辦祭典活動，期間紀律嚴格執行，違者接受處分，階級制度充分發揮，除了特殊人物，如頭目之外，公職人員、民意代表、軍人、學者、政治人物，企業界等高層階級人物之身分地位不被突顯，一律按照年齡的大小來執行任務。

— 情人夜 pakayat

過去部落未婚的青年階級，皆夜宿聚會所。pakayat 乃牽手之意，製造一個場域與時段，讓未婚青年在公開場合與心儀的女子，或透過青年階級中的前輩介紹，在 pakayat 時刻結緣共舞。

當然，其中有任意配對者，並不被青年或少女接受，媒人通常由 29 歲~33 歲的 ciromiaday 來擔任。

— 獻祭 palimo

晚輩對家族的叔叔、伯伯、兄弟的一種禮敬表現，母系社會中，入贅的男性在本家需要人力協助時，可以回本家幫忙。為了感激 faki(叔、伯、舅等)，一年當中對家庭的協助，與對部落的辛勞付出，家族的晚輩會在 palimo 時，帶著自家釀的上等好酒，在祭場上恭敬的對 faki 敬酒，一杯酒代表著無限的感恩。

faki 在接過酒杯的時候，重重的頓一下左腳，並把酒杯高高舉起，表情是喜悅又驕傲的，動作是炫耀的，巴不得別人都看見自己的晚輩在榮耀自己，在飲下這杯酒之前，高分貝的說著「palimoay matini ko ci wawaay」或「ci kakaay」之類的豪語。

—復歸 mirecok

港口部落的舞蹈牽手成圓的方式是單牽，即左右兩人單手相牽，這是普遍常用的牽手動作。mirecok 表示「一個接一個」或「復歸」之意。在每一天的 ilisin 歌舞祭要結束時的最後一首歌，稱為 mirecok。在長時間的歌舞之後，為了有提振族人歌舞的精神，舞蹈牽手方式則改為隔鄰雙牽的交叉方式，通常這類的舞蹈動作較為激烈，一方面要一個接一個的(各個年齡階級)向部落長老及族人感謝，一方面也要在快結束時，再把心態拉回到祭儀剛開始神聖的心情。

布農族 kulumaha / 回家吧（金國寶牧師詞曲創作）

詞意：陷入幽暗迷惘的道路，頓時失去了方向，心恐焦慮不安，無人賴以求助，只好心聲細語祈求天主、媽媽。帶領我一步一步的回家（現在）。

一 演職人員簡介

【指導顧問】

舞蹈顧問：平珩

音樂顧問：巴奈·母路

戲劇顧問：鍾喬

排練顧問：柯梅英

【工作人員】

製作人：孫大川

編導兼藝術總監：蘇清喜

多媒體編製：黃裕順

音樂編製：譚雅婷

舞台監督：郭樹德

燈光音響：黃祖延

排練助理：瓦旦·督喜、謝來光

道具：阿民·法拉那度

服裝：烏瑪夫·以斯瑪哈散、謝安娜

攝影：潘小俠、李銘訓、楊政賢

錄影：林建享

文宣設計：林龍進

公關宣傳：余苑綾

執行製作：楊政賢

【演出人員】

姓名	職稱	主要經歷
懷劭・法努司	團長/ 藝術總監	原舞者創始團員之一。曾任原舞者團長參與舞團國內外演出五百多場
瓦旦・督喜	舞者	原舞者資深學生舞者，2001 年加入原舞者，曾參與「祭」、「年的跨越」、「誰在山上放槍」等製作國內外演出。
阿民・法拉那度	舞者	曾為原舞者團員。參與原舞者多次的演出。
烏瑪夫・以斯瑪哈散	舞者	南投布農族
謝來光	舞者	台東蘭嶼達悟族
謝慧嫻	舞者	台東排灣族
陳嘉琦	舞者	曾於九十年加入原舞者，參與舞團九一年文化中心校園巡迴演出。
賴秀珍	舞者	原舞者創始團員之一。參與舞團國內外演出五百多場。
柯梅英	舞者	原舞者創始團員之一。參與多次國內外演出。
卓秋琴	舞者	原舞者創始團員之一。參與多次國內外演出。
阿道巴辣夫	舞者	曾為原舞者團員。參與原舞者多次國內外演出。現為阿桑劇團藝術總監。
嘎助・馬庫兒	舞者	花蓮阿美族港口部落族人
陳式寧	舞者	原舞者第一期學生舞者。參與多次演出，現為新莊丹鳳國中老師。
海樹兒・爻刺拉菲	舞者	為原舞者的學生團員、特約舞者。原舞者「誰在山上放槍」製作的研習指導。
胡政桂	舞者	原舞者特約舞者，曾參與「牽 INA 的手」、「祭」、「懷念年祭」、「年的跨越」等國內外演出。
姜聖民	舞者	台東阿美族、原舞者培育學員
鄧珮欣	舞者	南投平埔族、原舞者培育學員
謝美貞	舞者	苗栗泰雅族、原舞者培育學員
張凱文	舞者	台東布農族、原舞者培育學員
周偉華	舞者	台東布農族、原舞者培育學員
潘麗娟	舞者	台東阿美族、原舞者培育學員
林筱涵	舞者	台東阿美族、原舞者培育學員
孔柏元	舞者	台東卑南族、原舞者培育學員
羅智琮	舞者	台東阿美族、原舞者培育學員
胡克偉	舞者	台東布農族、原舞者培育學員
利錦鴻	舞者	台東排灣族、原舞者培育學員
林嵐欣	舞者	台東卑南族、原舞者培育學員

雷家佳	舞者	屏東排灣族、原舞者培育學員
游枝潔	舞者	高雄沙阿魯阿族、原舞者培育學員
杜莉虹	舞者	金山中學屏東魯凱族
白瑞玲	舞者	金山中學台東阿美族
林怡君	舞者	金山中學花蓮阿美族
謝羽堤	舞者	金山中學屏東排灣族
林美君	舞者	金山中學台東阿美族
楊富生	舞者	金山中學花蓮阿美族
賴思偉	舞者	金山中學新竹泰雅族
陳 昕	舞者	金山中學台東阿美族
程 敏	舞者	金山中學花蓮太魯閣族
蕭孟瑋	舞者	金山中學花蓮阿美族
蘇劭爵	舞者	大豐國小台東阿美族
田家杰	舞者	花蓮布農族

